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五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日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
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竊以
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為晝繡
之行弄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
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
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東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
獎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叅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
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
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又事
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敷清光雖小人之

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於京城就
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
叙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為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
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臣無任云云

睦州議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句
當者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迥迥光於
白日事君無遠為郡甚榮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羣龍而宅吉念六馬而懷驚
臨軒以來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
之臣萬寓成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
古入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首膺聖選擢
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
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
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
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生及聞降妃之說則
臣相率伏閣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
知逆龍鱗者撥壅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
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
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
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
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呢
詛之罪乃立飛鸞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為屠
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

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譏塞口而葬終有反報
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為尼危辱之朝不復可
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
而推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
易立後來之禍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
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
貢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
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
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
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機而況有犯無隱人臣
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關即補何用不臧然後
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義皇
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
既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
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
華甘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絲舊藥術鮮功喘息奔
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
茲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
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戴生
成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浚澤自天
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庫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
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頗巷賓于舜門一第

爲榮四方無效爰自青林預選桂籍升華取涖沒以
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
惟 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如漢高之豁達坦聖
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
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
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雪寔在上敢避樞機之
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
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
宣之寄寧分盱具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闕
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
名儒而不稱豈由士之能堪引造清曹仍居舊治輝
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
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
無任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制命落天章閣特制守本官差知饒州
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
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 中 痛念臣出自畎畝
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
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
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
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
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 皇帝陛下惟天爲量
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內朝之職仍分

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
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
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
瞻望闕庭臣無任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
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
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
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安身言涉大臣
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以黷漢之直臣嘗疏
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
豈無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

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
無朋黨左右皆為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
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相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
往古典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
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
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太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
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
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
不可微也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
有履昌履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
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摠擘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
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條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

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爲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 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庶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絮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群責臣無任云云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句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繫懦品可副聖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敏中移節於京兆斯爲劇任曷在匪人況經侵軼之虞彌藉緝綏之政宿兵旣盛爲地可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臣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諱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敢寧奔馳罔暇刻時在事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心仍掩龍旆於邊落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尋謀偶符睿筭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兵又戢務在訓齊如

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焉亦假於行權仰賴聖
威即紓邊患臣無任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
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之覆
頂踵何酬臣中謝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
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
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罔敢
遜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
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伏蒙 皇帝
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
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
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
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荅高明之私臣無任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
州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
致生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孫
吳之法耻道相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搖動之際起臣
賤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
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違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
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患發於邊城
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茲而方修
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為將來之大備不

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不荅則阻絕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款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等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既奉朝旨許臣示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稟承則於臣為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言初入界時見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表尚令先開況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為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

傳聞于外爲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
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別有劄到數
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
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
來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
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爲游弈將收得劉稹章
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今向後得賊中文字所在焚
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諭取
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
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振皇威
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緩圖之或朝廷欲
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論利害苟能聽服亦天
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妨然以臣
之愚處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伏蒙
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
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
揚厲犬馬有志曾未施爲日月無私尚茲臨照臣無
任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
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
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
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
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暈多務則

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
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
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
頽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强稍難見於永興
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
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
尤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
奉踰數千實經三黜頗招物議屢黷宸聰費天力之
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念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
已多優幸帶茲近職深夫違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
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
衷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
育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
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
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
繇昌至于唐家中外延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
徇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之而與萬國英翹
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爲善地蔚有秀民宜恢

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
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厦面勢顯敞允爲儒宮足容
絃誦之流迥異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
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
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
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道才度獲修長
歲時不隳方俗可厚頽闕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
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
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五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六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遷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内觀
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
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誠敢逃
於斧鉞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
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
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
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
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
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
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爲之謂之換過入朝

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闕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觀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旣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今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

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
爲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飲言渴士未食而不食
言飢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麤糲經
逾歲年不露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
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
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爲國
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
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
以從事及旣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
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占之方侯獲其厚祿養敢
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
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

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
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爲國家之用而能爲
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
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
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
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
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
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
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
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
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之
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

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
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不
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聖聰以中外
共棄屢經擢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
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
臣於無事之秋先爲之言故天下指之爲狂矣而臣
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
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
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采方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
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
數四矣臣自知子子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
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
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立園詠歌太平雖
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
朝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
鄙永謝立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
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
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爲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爲私
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孝德皇
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
則是以内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
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
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祿
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

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隨隨豈復能振謀
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
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
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
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
無功冒賞之咎人効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
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
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
進也惟天鑒處之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馬蹏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
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祗膺寵異載
被尋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器業無
取誤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
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
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寬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
廉察享千鍾之厚祿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
固上表陳讓者蓋為國家未便何則落內朝之職改
為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
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
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便偽署觀察團練之名本
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招安榜示若署臣新銜彼
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來帶內朝
之職而行節制九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修邊備

堅禦賊鋒賴其協心將圖成效一旦遷改人情大惑
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
何竒功加此厚祿非宜也經略使既無功遷改則經略
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
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
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國家
邊事爲之奈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於獨
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
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
名又得經略招討銜位與僞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
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降中旨如不獲命
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
堯咨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
但享厚祿爲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陝西
經略安撫副使日便乞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
朝廷不從今却堅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
居節制之任藉朝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
換入武帥或居於上則多憎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
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
風懷畏靡敢不從此爲得其體也況臣孤立明時無
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
右職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借張存例特許解去
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
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

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朝言甘俟鼎鑊
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遠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
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
命即宜祇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
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
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
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為文史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
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略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
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
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効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

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
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為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
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偽
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述斯以往必有敗事
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
敢誣也況臣懦厄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臯
劬膚髮衰憂精力減竭豈堪專為武帥以圖矢石之
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
衆推忠勇尚不能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
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瑄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
危困社稷比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
處窮困憂患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之而

天賦福心遇事無後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內則多
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
藩奉行條詔庶幾爲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
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
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
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
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裴德與張
可久並命閭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
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感群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
叨居近列何獨未獲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
宜已發走馬承受張翔赴闕敷奏本州全關部署鈐
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
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內朝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
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爲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
尚可力疾爲國盡心其武帥之難寵祿之過臣敢不
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臣無任 云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
祿固辭涉數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仁臣
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
慢小讓如偽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
與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

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
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
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當異
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遺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
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
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
一路又無出奇之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
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
從廩祿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霈然渥澤被于弱質臣
以今之觀察使列為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
內朝之職為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甚重
不煩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慄三黷天聽義不容誅

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偽之情特降
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為懼者有不即
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
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之細事
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荅聖造臣無任

云云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
為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
俟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
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
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
臣中謝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獎寄經制西事三年

于茲曾微毫髮之功方俟雷霆之罰伏蒙體天法道
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以重用
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命況羗戎素詐邊鄙多
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
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
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
舉他人代己邊任惟期自効上蒼聖知臣無任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齊降官誥一通勅牒一道
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差遣
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則驚臣
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王之術豈

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擢于侍從無
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羗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
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略歲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
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
于茲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
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觀臣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
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率其下今邊略未固兵力
未強威令不揚戰鬪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時
寇逼三川其勢可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
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算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
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為淚殞歿無
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

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黷之誅豈當再
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邊
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
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
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
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
致亨大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
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者鎮戎兵敗之
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群心憂傷此將帥
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
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夷爲中國
之陰是夷夏交爭未寧之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
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
蕃部萬餘戶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
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爲魚肉生者爲犬
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
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茲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
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
土五岳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答
天戒陛下既已罪己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
勳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
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乃削除經略招
討等使名祗管句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衆臣

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已知陛下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為報卒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錄銓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獎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寔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耳受景福於無窮庶蒼生於大贊臣之恩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誥勅等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祕殿為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參預萬幾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眾怨心雖無愧跡已難安而况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蜀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輒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西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

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 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迴
大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選接
諸部存茲國體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
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養臣
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
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詵祕殿清華舊藩要
劇祇膺渙渥伏切震懼為臣中謝竊念臣生蓬文明幼
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寢遷榮塗過
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
國之効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

於禁蹙無供... 皇帝陛下舜聰
弗違先... 布... 兼領
使名復... 進退以禮足為儒者之榮本末可言
蓋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
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
大恩臣無任云云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
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
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决知聖
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纒腹中銓之
冗遠參履正之榮耻為侍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

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
卷推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
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
羗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
嘗周旋戰備指日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
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
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
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
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巧關以進賢授能
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
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譏因懇避於釣衡爰就班
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奈

神道常憇其盈滿請塵上頌蓋遭拙疾之未平息雖
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疢之見困非晚歲之能
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
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
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
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
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
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恒化以竭遺忠敢憚陳於
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
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
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

永寔於海風言遂涕零命隨疏殯臣無任惶懼戰惕
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六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七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
知鄧州者游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爲允渥彌集震驚
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罔避擢
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乏增君之
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
之懇實畏在梁之譏餓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
祕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
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霽霽之私青瑣是登朱轡載啓
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
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 皇帝陛下天造曲

成皇暉文照敦川澤井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懼臣敢不寅奉朝經躬脩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為渙汗臣中謝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偽未究妖兇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發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

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怨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氏羗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

勲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廼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冱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 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且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 臣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繁劇之任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撥風波之議尚蒙聖澤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藥遂至再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 皇帝陛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官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為誓堅介石之心仰答高穹

之造臣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
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為榮極深臣中謝精
念臣生稟迂踈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
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徃司戎事屬當元帥
之權入奉聖謀爰厠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之代
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
顏色敢憚見踈雖遼隔於明天亦荐分於善壤共理
異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
就逸此蓋 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
德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吁具

之憂遠過咸一又茲方面副于宸心臣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
疾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
羣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
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
江海之情敢覲雲天之問伏蒙 皇帝陛下仁存舊
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
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之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
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緝
為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三言勵清心而守道上
酬君父勞賢神明臣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精弗獲致冠是虞臣中謝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為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寬名於祕殿復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二口用息莫聞課最敢覲龍光伏蒙 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回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為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

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 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為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為令王之盛節伏惟 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養普天率土咸知舞抃

至於三老五更之典，竊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循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士、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興天下之孝悌。光播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曄曄于千古，于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到任交割，句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中謝，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爲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塵未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勵夙宵，虔分旰食。

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含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
云云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七



